



刘国胜

下了中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著述《儒藏说》，并躬身入局，先后在济南、北京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——藉书园。

周永年在《儒藏说》中直指传统私家藏书楼的弊端：“盖天下之物，未有私之而可以常据，公之而不能久存者。”私家藏书大多仅供子孙阅读，严禁对外借阅，最后往往遭遇火灾或兵燹，藏书楼成了“藏书冢”，限制了书籍的传播。周永年明确提出书籍、知识应当突破个体、家族的限制，在公共空间进行流通。这种理念为交流型阅读提供了思想基础，把借书、共读从个人善举上升为文化传承的必要路径。周永年所创藉书园，“藉”即“借”的通假，从命名就明确了开放共享的属性：

一是开放借阅。济南藉书园建成后，“藏书万卷，贫士好学者，辄借与之”；北京藉书园藏书十万卷，是京师士人重要的借阅场所，孔继涵、丁杰、周广业、玉栋等学者都曾在此借书，周永年离京时，“借书归满车”，收回的外借图书有一车之多。他还作《藉书园书目》让大家互通有无，刻下大量书版让典籍广泛流传，又呼吁望族捐书籍、朝廷设义田，设立“儒藏”供养寒门学子借书、读书。

二是公共交流。藉书园不只是藏书楼，更是读书人聚谈的场所。济南藉书园是周永年与好友桂馥“出两家所藏书”，在五龙潭畔共同创办。1799年进京编纂《四库全书》后，桂馥又继续于此开辟潭西精舍，组织同人消夏会，本土名士、寓京文人在此聚谈；周永年则在北京寓所继续挂牌编纂《四库全书》，常有学者往来校书、论学，邵晋涵、翁方纲、章学诚等硕儒学人

也常在此交流学术，形成了稳定的学术社交场域。

此外，周永年还从历代前贤的56种书目中，选辑出327条读书法，编成《先正读书诀》，分享、传播读书经验。他试图搭建的，是一个超越阶层、跨越地域的知识共享网络。可惜的是，他去世后济南藉书园时断时续，十万卷藏书也逐渐散佚，但“与天下万世共读之”的种子，却深埋在了济南的土壤里。

5年前，当我决定在济南开一家叫“藉书园”的书店时，心里其实有点忐忑。在这个短视频切割注意力的时代，开书店常常被看作是一种悲壮的行为，至少不合时宜。最初两年，我们也走过弯路，盯着书的销量，看着库存发愁。虽然坚持开了120多期名家讲座、读书会，但这种单向输出的“填鸭式”讲座经常冷场，难以持续。

直到有一天，我看到店里几个年轻读者围绕一个版本的《道德经》争论不休，原来他们不是在看书，而是在用书里的观点拆解现实生活中的难题。那一刻我忽然明白，周永年当年想要的不是书被供奉，而是书被使用。今天，书不再是稀缺资源，稀缺的是那种能让知识发生“化学反应”的场景。

于是，我把藉书园拆成了两半。白天，它是“科技日咖”。从2024年3月开始，我们每周举办1到3场人工智能沙龙。来的不仅有程序员、产品经理、创业者，还有更多关心未来前景的普通人。大家喝着咖啡，聊的是怎么用新技术改变手头的工作。晚上，它变成了“学术酒吧”，这听起来是个噱头，但当你看到一位教授讲完文化史观，台下的律师、医生、媒体人纷纷站起来提问或补充，把一个问题从文化谈到法律、伦理、哲学、社会

学、传播学，甚至聊到量子物理时，你会发现，这已经成了一个思想共鸣的知识生产现场。

举办了300多场活动后，今年4月，《读库》济南书友会也在我们这里成立，首晚来了20多人，有医界骨干、高校老师、国企职员、科创极客和新媒体人。没有PPT，没有主席台，大家围坐一圈，从免疫学、医学史聊到家庭情感、社会伦理。那一刻，灯光昏黄，聊兴正浓，我仿佛看到了200多年前周永年和他的朋友们在藉书园的身影。我们不再是为了占有书而读书，我们是为了彼此交流、创新成长而读书。

现在，如果有人再问我“为什么要开书店”，我会告诉他，就像周永年当年坚信的那样，书只有被更多的人读到，并且在人群中引发讨论，它才算真正存在过。藉书园书店不靠卖书赚钱，靠的是提供获取共同知识的空间。在这个空间里，无论你是来自大学的教授还是餐馆的服务员，无论你读的是古籍还是最新的科技论文，只要你愿意开口，就能找到对话的人。

周永年没能保住他那十万卷藏书，藉书园早已湮灭在历史中。但他留下的那个念头——“与天下万世共读之”，却借着一杯咖啡、一盏清茶，在这些陌生的读者间流转。每当深夜打烊，我看着空荡荡的书架和散落的杯盏，心里并不荒凉。因为我知道，刚才发生的那些对话，已经把纸面上的文字，变成了属于这个时代的共同知识。这大概就是对那位中国公共图书馆先驱最好的致敬：书可能会散，但只要人还在聚，那个藉书园的魂，就丢不了。

（作者为山东济南藉书园书店主理人）

翻开红山的四季与晨昏

沈志军

序与跋

晨光漫过红山的枝丫，风里裹着草木的清新，混着生灵的轻响。看晨雾轻笼林梢，看暮影环抱归鸟，渐渐懂得，红山森林动物园是心与生命深情相拥之地。这本诗集，便是无数次相遇与相守后，沉淀在时光里的细碎诗意。

当初发起这场征集，未敢奢求太多回响。未承想，四面八方的文字循着红山的气息而来：孩童的笔端，把昆虫旅馆绘成藏满惊喜的秘境；诗人的字句，于犀鸟的冠饰上读懂濒危的怅惘；志愿者的絮语，记录与小猴相处的片刻光景；游客的心声，在草木生灵间寻得心灵栖止……这50余首诗，写尽红山万物的本真模样，也写尽人与生灵之间无需言说的“羁绊”。

常有人问，为何年轻人总爱往动物园跑？答案，藏在红山的一草一木、一禽一兽里。当下的年轻人被信息洪流裹挟，被生活节奏追赶，常常心生无处安放的局面。而红山的珍贵，在于这里有最纯粹的真实。这份“城市里的自然”，成了年轻人的一方精神角落，与生命相处的简单与安然，便是红山吸引他们的关键所在。

也常听年轻朋友说，自己是“社恐”的

“I人”，才偏爱来园里观察动物。这是年轻人自我、与世界相处的智慧。俯身看蚂蚁搬运食物，驻足看东北虎静卧池边，凝神看水獭在塘中嬉戏，实则是在与最本真的自然对话，在这份对话里学会与内心和解。自然的美好，生命的力量，皆是让心灵变得坚韧的养分。不必因偏爱独处而心生不安，不必因暂时疏离而觉得孤单，当我们从动物身上读懂专注、坚守与从容，从自然里感受多样、鲜活与包容，内心的世界便会慢慢丰富，面对人生风雨时，也会多一份源自心底的韧劲。

为动物写诗，是一次心灵的俯身与倾听。当我们为林间的红腹锦鸡提笔，便是放下人类的固有视角，试着以生灵的眼睛看世界，以自然的心跳感知万物。落笔时的缝绻，会化作心底的敬畏。红山举办这样的诗会，是想搭建一座以文字为基石的桥梁，让诗歌、让更多人真正走进生灵的世界，让这份敬畏与共情，在字里行间悄然生长、落地生根。

我们坚信，动物园承载连接人与自然的文化使命。让人们看见生命的多样与绚烂，懂得每一个物种都是生态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；让人们在与生灵的相处中，明晰人与自然是唇齿相依的共生整体。红山作为城市中心的一片绿洲，始终以守护生灵、传递热爱为初心。这本诗集，让文字有声，向世界诉说着守护信念。



翻开这本诗集，便翻开了红山的四季与晨昏，翻开了人与自然相遇的动人瞬间。愿这本诗集，带着草木的气息、万物的灵动，抵达读者心底。愿年轻的朋友们，从这里寻得属于自己的精神支点，构建起丰饶而坚韧的精神世界。愿我们都能以诗为契，学会与自然相处，与生灵并肩同行。

（作者为南京市红山森林动物园园长。此文为《结束一周工作后，我会去动物园做梦：红山动物园诗歌集》一书序言，本版有删节，标题为编者所加。）

上图为学生插画。

韩李李绘 译林出版社供图

优秀传统文化如何服务经济社会发展，乡村文化内生动力与国家政策支持怎样协同作用于这片土地。“激情在这里碰撞，速度在这里上演，美好的生活图景在这里呈现。榕江，让世界看见了中国乡村的幸福模样。”一部《村超》，将这幸福模样具象化了。

近年来，村超除了通过赛事带动县域经济发

《村超》——

看见中国乡村的幸福模样

徐汉晖

展，辐射周边地区，还举办过“一带一路”暨贵州—粤港澳大湾区村超足球友谊赛等活动，国内外主动申请参加村超联赛的球队逐年增多。《村超》多次提到的“全国百村联赛”和“村超世界杯”等远景规划，展现了榕江人民的雄心壮志。通过赛场这个舞台，以足球为媒介，实现城乡融合与跨区域交流，村超火热的故事还在继续。

《村超》的写作，将口述史、人物通讯、散文、诗歌等多种文体熔于一炉，形成富有弹性和表现力的跨文体书写。数十个鲜活的个体故事，以多线叙述的方式汇聚到一起，他们作为村超的创造者、亲历者与见证者，带来原汁原味且生气蓬勃

读书

本版邮箱：dushu@peopledaily.cn

本版责编：张明瑟 版式设计：沈亦伶

的民间温度。在人物密集的口述史料之间，作者又通过散文体式的自由笔法平衡叙事节奏，使文本既严谨厚重，又不乏诗意的灵动。

《村超》将一个西南县城的乡村足球联赛，视作观察与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宏大历史进程的窗口。书中那些幸福的笑脸、奔跑的身影与感动的泪水，共同绘就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微观图景。从足球场到乡村振兴战场，村超点燃的火把，照亮了一条发展之路——真正的现代化是人的全面发展与国家的繁荣富强，真正的振兴是让每一个普通劳动者都成为时代的参与者与受益人。相信村超及其所代表的文化现象，将激发更多关于新山乡巨变的书写与研究。

（作者为凯里学院人文学院教授）



《村超》：姚瑀著，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。

读书有味

周永年与他创办的藉书园（又作借书园），藏在《清史稿》一句干巴巴的记载里：“乃开借书园，聚古今书籍十万卷，供人阅览传抄，以广流传。”看起来像个藏书家的小传，但我深入研究后才知，其中包含着他和“与天下万世共读之”的精神内核。

周永年是山东济南人，清代乾隆年间进士，翰林院编修，领修、参修了《历城县志》等4部山东地方志，是《四库全书》的倡议人和重要编纂者，但他一生最大的贡献，是写



经典，是可以读一辈子的

汪家明

这里汇集的，是我13岁到18岁读过的外国文学经典。重要的作家都有了：从生于1313年的薄丘，到1799年的普希金和巴尔扎克，再到1905年的肖洛霍夫，跨越了数百年。经典阅读对我的影响，似乎无边地大，但又一下子说不清——它们早已融在我的血液中心灵里，成为我之为我的气和质。换句话说：人活在世，要有根，经典阅读给我的，就是一棵树在土地之下看不见的那部分。

当年阅读条件差，逮着哪本读哪本，不但读，还写笔记，录名句，发议论。反正是给自己看的，指点江山，口气很大，其实似懂非懂。15岁时，读《茶花女》，伤心至极，一周吃不好饭。想来，我看到的只是一个女子可怜的爱情悲剧，没有想到它表现了西方“上流社会”的虚伪道德。本来，数百年前的外国作品，别说孩子，即便是成人也难懂。幸运的是，翻译家们做了通俗化的工作，用的是现代汉语白话文，而好的小说，不管多古老，都是靠故事说话的。《十日谈》里的故事多么有趣和幽默，基督山伯爵的复仇多么大快人心。

助力阅读兴味的，还有插画。《傲慢与偏见》的插画是铜版画，简洁唯美；海涅《诗歌集》的章前画也是铜版画，线条细密，套了不同颜色，尤为迷人；以素描方式作插画的，多为俄苏画家，如库克雷尼克塞（《契诃夫小说选》）、威列依斯基（《静静的顿河》）、列兹尼琴柯（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）……我对木刻版画、铜版画、素描的迷恋和收集，就是从这些文学插画开始的。许多插画作者和小说作者是同时代人，有的还是朋友（比如菲兹和狄更斯），他们留下来的图像，直观保留了那个时代的形象细节：人的长相、表情、服饰和房屋、家具、生活环境等，读者因此对小说有了切近真实的感受。后世改编拍摄影视作品，其角色样貌，也多以小说插画为参照，如《战争与和平》里的娜塔莎、彼埃尔，《傲慢与偏见》里的伊丽莎白、达西。

除了功能上的作用，文学插画对我而言还有情感上的维系作用。一部作品，之所以几十年不忘，有时是因为其中的几幅插图。我甚至把几本老书中的插画裁下来，粘在纸板上，单独珍藏，几十年过去了，插画还在，书却被人借来借去，不知所终。插画其实是一部作品的第二层阅读。

阅读兴趣、阅读习惯是从小培养的，我庆幸小时候并不懂这些，却阴差阳错读了一堆书。1978年进大学，4年工夫，又重读一遍，真是如唔发小！毕业后，我做语文老师，经常和学生分享。前不久，我的一位学生，已经做了奶奶，给我发微信，还记得我当年给他们读了什么呢！我总是说，读经典要从小开始，老了也可以读，孩子读和老人读，看到的东西不一样。经典，是可以读一辈子的。



《欧美文学名著阅读记》：汪家明著，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。

新书推荐



《华东战场秘密战》：夏继诚著；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。

本书生动记述了抗战胜利后至淮海战役期间，我们党在隐蔽战线开展的一系列重要工作。



《钟表里的中国时间》：张云蓉著；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。

本书梳理了中国钟表发展脉络，展现了不同时期中国科学家和工匠的聪明才智与探索精神。